



# 新珠

〔日〕菊池寛著  
冯 度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新珠

(日) 菊池宽著

冯 度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新 珠**

(日本) 菊池宽著

冯 度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 1/2印张 253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500

书号: 10173·140 定价: 0.92 元

## 译 者 的 话

菊池宽（1888—1948）是日本二十年代新思潮派作家，一度主编过新思潮派的杂志《新思潮》；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忠直卿的行状》《真珠夫人》，剧本《父归》等。鲁迅先生翻译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是菊池宽早期写的短篇小说。作者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篇小说中，揭露和讥讽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菊池宽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反动政党“大政翼赞会”效劳，积极参加了反华活动。

《新珠》写于一九二三年，是菊池宽继长篇小说《真珠夫人》发表之后，转而走上写通俗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故事写著名的日本画家筱崎去世后，遗下瞳、都、烂子三个年轻美貌的女儿。贵族子爵、西洋画画家堀田义辅是个玩弄女性的色情狂，对三姐妹逐一追求。瞳大姐和都二姐均不同程度地身受其害。最后，当堀田义辅一心想娶三妹烂子为妻时，遭到烂子的嘲弄和拒绝。烂子为两个姐姐尽情地做了报复。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实，鞭挞了没落贵族阶级腐朽的丑恶灵魂，对被损害的平民阶级寄予深切的同情，把主人公烂子作为日本当时新女性的一颗新的明珠来赞颂。作品情节安排引人入胜；人物刻画，心里描写，

细腻生动。虽然写的是多角恋爱的题材，但作者对于“真善美”和“伪丑恶”的态度爱憎分明，作品情调健康，并不流于淫秽卑俗。《新珠》的写作年代是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写的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三年间（大正年间）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这期间，日本正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渐趋剧烈，早期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出现。但在这部作品中，菊池宽并未深入接触和反映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现实，仍然做着只借历史事件或作品中的人物来表达作者的人生观的所谓主题小说，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匆忙，译文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七九年十月

## 目 次

|    |                |         |
|----|----------------|---------|
| 一  | 遗作展览会.....     | ( 1 )   |
| 二  | 三姐妹.....       | ( 8 )   |
| 三  | 丽人图.....       | ( 13 )  |
| 四  | 匆匆忙忙的春天.....   | ( 22 )  |
| 五  | 很好的租房.....     | ( 29 )  |
| 六  | 发誓.....        | ( 37 )  |
| 七  | 绿色的下午.....     | ( 43 )  |
| 八  | 恋爱常道.....      | ( 51 )  |
| 九  | 某一天的黄昏.....    | ( 58 )  |
| 十  | 姐姐的心 妹妹的心..... | ( 63 )  |
| 十一 | 一种四角关系.....    | ( 71 )  |
| 十二 | 最初的火花.....     | ( 78 )  |
| 十三 | 禁果.....        | ( 85 )  |
| 十四 | 恋爱的王国.....     | ( 91 )  |
| 十五 | 最后一宝.....      | ( 99 )  |
| 十六 | 一种恋爱哲学.....    | ( 105 ) |
| 十七 | 一场恋爱的演习战.....  | ( 115 ) |
| 十八 | 磊落光明.....      | ( 122 ) |
| 十九 | 恋慕之情.....      | ( 126 ) |
| 二十 | 同病相怜.....      | ( 133 ) |

|     |                    |       |
|-----|--------------------|-------|
| 二十一 | 胜利者·····           | (137) |
| 二十二 | 还不迟·····           | (140) |
| 二十三 | 都妹的主张·····         | (146) |
| 二十四 | 一件大事·····          | (150) |
| 二十五 | 美丽的探病客·····        | (156) |
| 二十六 | 变心·····            | (159) |
| 二十七 | 最后一线·····          | (163) |
| 二十八 | 恋爱是受罪·····         | (167) |
| 二十九 | 夏天的女王·····         | (172) |
| 三十  | 落选和入选·····         | (177) |
| 三十一 | 瞳大姐的决心·····        | (181) |
| 三十二 | 过了时的肉体·····        | (187) |
| 三十三 | 处女的无量光·····        | (192) |
| 三十四 | 从大姐到二姐 从二姐到妹妹····· | (198) |
| 三十五 | 轮到烂子·····          | (206) |
| 三十六 | 烂子失败的原因·····       | (210) |
| 三十七 | 大敌当前·····          | (220) |
| 三十八 | 悔恨的尾声·····         | (229) |
| 三十九 | 最后摘的花·····         | (234) |
| 四十  | 无言的恋爱·····         | (239) |
| 四十一 | 懦夫·····            | (247) |
| 四十二 | 创伤·····            | (250) |
| 四十三 | 阴谋·····            | (253) |
| 四十四 | 天堂和地狱·····         | (259) |
| 四十五 | 轮回报应·····          | (263) |
| 四十六 | 瞳大姐的下落·····        | (270) |
| 四十七 | 越来越苦恼·····         | (273) |

|     |             |       |
|-----|-------------|-------|
| 四十八 | 瞳大姐的背影····· | (277) |
| 四十九 | 插嘴帮倒忙·····  | (280) |
| 五十  | 最好的借口·····  | (286) |
| 五十一 | 那个人不好办····· | (291) |
| 五十二 | 攻不破的城堡····· | (293) |
| 五十三 | 论诱惑·····    | (298) |
| 五十四 | 浪子的悲哀·····  | (302) |
| 五十五 | 原因·····     | (306) |
| 五十六 | 静眸女·····    | (310) |
| 五十七 | 精神上的尼姑····· | (313) |
| 五十八 | 女性代表·····   | (315) |
| 五十九 | 爱情得到宽容····· | (318) |
| 六十  | 向更深的爱·····  | (320) |
| 六十一 | 静眸女史·····   | (323) |
| 六十二 | 在枫树下·····   | (328) |
| 六十三 | 答应了?·····   | (333) |
| 六十四 | 瞳大姐回家·····  | (339) |
| 六十五 | 谈新婚旅行·····  | (343) |
| 六十六 | 相约·····     | (346) |
| 六十七 | 小萱报仇·····   | (349) |

## 一 遗作展览会

记性好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或者稍微对美术感兴趣的人，想必也曾在报刊上看到过。在大正某年（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间）秋天去世的，一位名叫筱崎静湖的日本画的大画家，以及对他所画的美术作品的评论。

在他的“两只雄鹰”“义妓图”“寒山拾得图”“某一天的太阁”“金刚山十二景”等杰作问世的时候，曾掀起了世上的热烈的好评。他是明治时代的大师狩野芳崖的门生。虽然在他青年时代是相当怀才不遇，但自从在第一届文部省展览会上展出荣获二等奖以来，一举成名，很快就在第四届文展被选为评审员。在他去世前两年的大正某年，又获得了帝室技艺员的光荣称号。

和美术院派、美术学校派等有所不同，他是一个独具自己一家的画风的人。他继承了日本画的精华，不追求新奇，但也不是要去舔古人的糟粕，不去拾前人的牙慧。不论他的见识也好，手法也好，都和时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新的风格。可以说，美术界的有识之士，首先就对他有所敬畏。而且他人格高尚，并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那种奔放达观，和他的声誉是很相称的。当时一提起筱崎静湖，就大有画坛第一权威之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术界的全盛时期，静湖的作品，那怕是在一尺五寸的绢画上稍加润笔，据说市价就达到一千

元，具有很高的喊价。

来请求他作画的书画店和美术爱好者，一时门庭若市。甚至传说，单就来请他作画时留下的预付款的数目，累计起来竟达七万多元。

在年轻时吃过苦的人，到了晚年遇到意外的幸福，又有优厚的收入的话，就懂得钱来之不易，单单因为这一点，大多都倾向于要扎扎实实地积点钱。可是阔气乐观的静湖，正如不把年轻时的艰苦放在心上一样，似乎也不把晚年的富贵看成那么难得。他一有了钱，接着就花光。对于穷困的美术学生或失意的知己朋友，他都几乎无限制地给以帮助。他决不想添置财产。只有他的住宅，听从别人的劝说，才在驹込（东京市内一地名——译注）买了一块很大的地面，尝试了一下壮丽的建筑。这是一幢柏木构造的纯日本式的住宅，那些发挥了主人豪放趣味的式样和装饰，其豪华的程度在美术家中间，背地里被称为“驹込殿堂”。

他买下了离他住宅大约相隔一百八十公尺的有电车通过的一所公寓，作为他的画塾。如果乘上开往驹込桥的那路电车，在快到神明街电车站的右边，就可以看到“静湖画塾”这样一块招牌。

为了这所画塾，静湖也投入了相当的资财。在塾生中，虽然从有钱的塾生那里收取学费，但画塾每个月的费用，在三百元以下的还是少见的。

在静湖去世前，美术界也刮起了萧条风。以前曾请他作画而留下预付款的美术商，这回却这样唠叨着：“如果画还没有完成，那么请把过去付给你的订钱……嘿……嘿……，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实在……”而来要退回预付款的人很多。据说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京都大画家竹林栖虎，也对这

种要把预付款退回去而感到难以应付。静湖那种踏实雄健的画风，并没有被那样的风气所作弄。而且，对静湖的人格，多少还感到有点畏惧的书画商人中，要来对静湖说出要退回预付款那样无礼的话的人是没有的。

但是，静湖的收入，迅速地减少了，这是事实。

带着预付款来请求作画的人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就连那年在文展上展出的“梅林三趣”，尽管是博得煊赫一时的好评，结果还是没有卖掉而不了了之。只要说是静湖的作品，毫无异议地就揽下来的那个横滨富商山本寅太郎，现在已经破落了，这也是“梅林三趣”没能卖出去的一个原因。

由于这些原因，静湖的豪奢的生活，在他临去世之前，已经濒于露出破绽了。但豪放不羁的他，对这样的事，就根本不在意。这样，他就是正在狂酗滥饮的当儿，因脑冲血而突然死去的。

对于这样豪放而不顾家事的主人突然死去，他的家属再也没有比这更感到困难了。尽管说静湖多么放纵，至少病上五天、十天然后死去的话，在病床上临死也会稍微考虑一下家属今后的问题，对于自己死后，家属生活上大体安排一下，这么一些事情，也得留下个遗嘱，才死去吧。可是，静湖的妻子——俊子，听到静湖似乎是呻吟声，就赶紧跑过来的时候，丈夫好象平时看书看累了而倒下去睡着的样子，仰倒在桌上，就这样，眼睛翻白了。

静湖的死，对他的家属来说，就好象在快乐的梦中从床上跌下来一样。即使这样，如果作为妻子的俊子，再稍微坚强一些的话，多少也能够约束住丈夫生前的生活，但是，俊子并不是那样贤慧的女人。

静湖在不得志的青年时代，曾经沦于潦倒落魄的深渊。

当时，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做了东京柳桥歌妓院的食客。那是那个歌妓院的主人，名叫鲤子的，在柳桥是一个红得发紫的义妓。她怜悯正病在代地河岸一间破屋里的静湖的穷相，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静湖在她家里大约管了两年的花柳账，偶尔也给歌妓帮忙做些跟包的工作。他在过着这样日子的时候，却迷入了和鲤子的亲妹妹、半作歌妓的俊子相恋的情网里了。

对静湖的优良的人格和才能，似乎有些了解的鲤鱼，知道了他们的事，就把刚刚开始去串堂会唱弹不久因而身体也还干净的俊子叫回来，让她跟着静湖。而后来，对他们的贫困生活，鲤鱼也明里暗里给她妹妹夫妇俩帮助。所以，感情脆弱的静湖，一辈子都感激鲤子的恩情。静湖在第二届文展展出的那幅轰动全国的“义妓图”，也就是描绘了这位鲤鱼过去美丽的面影。正因为每一根线条都洋溢着静湖的感激的深情，这幅并没有什么奇特但楚楚动人的“丽人图”，荡漾着漂渺的神韵。

静湖之所以一生忍耐着泼妇般的俊子那种任性的性格，其一，不外乎是对她的姐姐表示谢恩的衷情。

如果说，鲤鱼在烟花女郎之中是一个贤明利落的妇女，那么，俊子在家庭主妇之中，首先就可以说是一个愚蠢蒙昧的女人。对丈夫年轻时的贫困，总算能忍受下来这一点，就是她的唯一的功劳。所以，当丈夫有了名利地位以后，在她的生活中，也就没有任何思虑和打算。既然丈夫是不管家的，那么她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理应筹划一下一家的家计。可是她呢，丈夫既过着放任的日子，她自己也不甘落后地过着放任的生活。丈夫大手大脚地花钱，妻子也大手大脚地花加之，也正是因为她生长在歌妓院所养成的浪费习惯，

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和丈夫的收入增加的同时，在贫穷时潜伏下来的这种天性，正得其时似的，支配着她的生活。

从两头点着的蜡烛，一下子也就点完了。静湖的放任，俊子的阔气，筱崎家的家业是不可能兴旺起来的。“驹込殿堂”之类传说的荣华，只是表面的。静湖去世时的筱崎家的家产，是很惨淡的。俊子现在才惊慌起来似的，着手把家产整理看看。丈夫什么时候买下的日本石油股份大约有一百股，以及以长女的名字存在三菱银行的定期存款只有五千元。石油的股份，按时价还不值一万元。更使她惊慌的是，委托作画的预付款，是原封不动存在银行里的，可是丈夫什么时候给通融用了呢？本来应该还有三万元的，可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只要丈夫还活着，那些画债，一幅两幅，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的，但丈夫已经去世的今天，就得凑够三万元以上，非分别退还给各个预订户不可。难怪俊子恍如大梦初醒，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静湖还撂下了三个正在婚龄而往后还要花钱的年青姑娘而死去了。

姐姐二十二岁，老二二十一岁，最小的是十八岁。

如果静湖是一个多照应一下家庭，考虑到子女将来的父亲的话，或者，俊子是一个多有一些打算的母亲的话，就是长女，也已经可以结婚的了。可因为静湖不打算另找养子入赘以继嗣，所以，在两三年以前就有人来谈长女的婚事。如果认定一家，认真地谈下去就好啦。可是双亲都是乐天派，加之，做母亲的俊子，要把俊俏的女儿放在身边，想永远拉住她转，舍不得嫁出去。

但是，丈夫这样一死，俊子带着三个女儿，忽然就感到世上昏暗下来一样。

能够和她商量一些事情的门生也并不是没有，象松村

静风、冈田静村、片山湖舟等人，都是崇敬已故的老师的忠实门生。但都是一些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基础的年轻画家，还没有能够承担老师一家并给以生活保证的那样的力量和地位。

亲戚是有两三家，可都是在静湖生前专门靠静湖照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但没有任何力量，相反，弄得不好，甚至还会有人伺机以分遗物的名义，从静湖那里攫取最后的好处。

可是，不管怎么样，把现在住着的房子卖掉来偿还画债，这是当务之急。然后用还清画债的余款，让一家安安分分地过日子，等待女儿们的良缘，这就是静湖寡妇所必须采取的唯一的生活方针。

房子是要拿出去卖的了，可是这幢价值近七万元的大住宅，当前在暴风雨袭来似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是不容易找到买主的。

遗属们失去了父亲，在这幢忽然变得宽敞而静寂的大宅里，一天一天地过着不安的日子。过去，由于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曾经好象常开不败的花儿正在怒放一样的；热闹非凡的这样一个家庭，一旦父亲去世而衰落下来，充满着凄惨而寂寞的黄昏似的空气。

甚至来往客人的人数也急速减少了。静湖是个好客的，即使打从大清早，也喜欢拿出酒来请客，因而来客不断。可是现在，门生也好，熟识的书画商等等也好，只是有时露露脸。习惯于在父亲生前热闹的生活的姑娘们，突然就感到世上消沉静寂下来。

连爱好豪华的寡妇俊子，有时也感到茫茫然落魄失魄似的。

不忍看到这样一家人的不安和落寞的是静湖的门生们。

一来为了安慰一下遗属，二来为了筹措姑娘们一部分结婚费用，以这样美好的目的，作了一个计划，就是举办“静湖遗作展览会”。于是就把这计划和常常来往的书画商人商量了。书画商人们抱着一半做生意，一半对筱崎家的好意，欣然同意了。对“静湖作品”藏画多的书画店，就想趁这个机会，哄抬“静湖作品”的市价。但这是他们肚子里的盘算，在表面上却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意见：把成交的价钱按两成归筱崎家。门生们决定另外由门生们把各自认为有自信心的作品拿几幅出来展出，如果能卖得掉，就把成交的款项全部捐赠给已亡故的老师遗族。

会期是从静湖逝世后的第二年四月一日起，展出五天，会场在东京闹区日本桥的精华俱乐部。

静湖的作品，在筱崎家大约还留存着十二、三幅。大抵是临时应委托而绘制的尺五或尺八的小品，因为不中意，就那样放在竹篓底里的多。其中照例也有那幅被称为一代杰作的“义妓图”和去年在文展展出的那幅“梅林三趣”等。除了“义妓图”的其他作品，全部都分别贴上价钱标签，只有“义妓图”，因为是纪念在前几年去世的，俊子的姐姐，又是静湖的一生的杰作，所以照理就贴上一张写着“非卖品”的标签。

俊子和三个女儿的极其沉重的心情，由于要举办这次展览会，多少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喜讯又接着传来：到了三月底，房子找到了买主。虽然比起五万五千元的价格，是减低了许多，但是正在逐渐走向高峰的经济危机的当儿，还算是个好的买主。俊子“啊！”地松了一口气，才安心了下来。可是，自己住惯了的这所住宅，马上就要变成不是自己的家了，这毕竟是令人难过的事。

## 二 三 姐 妹

“姐姐！还没好啊？”

烂子这样说着，就走进两个姐姐正在换衣服的房间里来。

在姐妹之中，烂子是最不修边幅的，对于妆扮也不费事。大凡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是很快就准备好了的。她穿着淡紫色的瀑布飞流似的粗细条纹相间而缀上金线的薄绸和服，外披上一件轻微染着绿色的嫩草萌芽的浅湖水色的和服短外套。她的苗条的身材，就象是青春少女典型的化身，使看见的人的心，也不禁变得年轻起来。她的脸蛋儿很象已亡故的父亲，只是乌溜溜的眸儿，过分的清沏，若果一定睛凝视，就在那里闪烁着凄厉的艳美。这样说，固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三姐妹之中，若问谁最有发狂的可能性，任何人都会回答说是烂子。她的眼睛是绝艳的。如果说天才和狂人有什么地方是相似的，那就是她父亲静湖的天才的半鳞片甲，最多地遗传给了烂子的肉体之中，在她的眸儿里，有着在两个姐姐那里看不到那种光辉。

都二姐，正在全身镜的前边，正要系上鲁美式的白木莲花散落的纺绉的日本女式腰带。

“刚好，烂子！来给我帮忙一下嘛。”

都二姐一边把腰带叠成两重，一边回过头来对妹妹说。

都二姐的容貌比妹妹还要妖艳，和妹妹的细长的脸蛋相

对来说，却稍微带着圆圆的脸庞。可这才是当时流行的风尚和时式的模样儿。衣裳也和年纪少三岁的妹妹相比，分不出谁朴素老实些，显得那样的艳。

“喂，再稍微拉紧一些。啊，好啦。”

烂子靠近姐姐的背后，把腰带整了一下。

“喂，姐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对外来参观的客人打招呼啊？”

烂子一边把手从都二姐的腰带那里放下来，一边对正在另一个全身镜前面，穿好了绯红色的紧身衬里衣，正要穿上带条纹的结城式衣的瞳大姐搭讪着。

“还要什么打招呼呢。接待有松村先生和片山先生嘛。我们只对相识的打打招呼就可以啦。”

大姐很朴素。谁也不会相信大姐和二姐相差只有一岁。尽管大姐穿的朴素的结城衣，条纹也很严谨。但是年纪并不大。而且，虽然衣服条纹的颜色有一点异样，但也总是偏于黑色的。不管怎样看，都看不出是还没有结婚的二十二岁的姑娘。至于发式，妹妹烂子也好，都二姐也好，都是梳着三七分的，可只有瞳大姐却梳着一个老老实实的束发。

瞳、都、烂子。父亲静湖不想给出生的女孩子取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全都取了奇怪的名字。对于老三的名字叫烂子，就连不学无术的俊子也提出过抗议：

“Lang Ko, Lang Ko什么的，是不是暴乱的‘乱’，狂乱的‘乱’？”（日语“烂”“乱”同音——译注）

“不，不是那个‘乱’啊！我其实也想取那个‘乱’字的。在维新时，九州有个姓高场名叫乱的女豪杰嘛。高场乱，不是个好名字吗？我也想取那个‘乱’的呀，可是怕孩子长大了以后，本人讨厌这个名字不好，所以才取个‘烂’字。‘烂’，就